

增修登州府志卷之六十九

補遺下

秦始皇二十有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
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
山立石封祠祀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
登之朶立石頌秦德焉而去二十九年登之朶刻石
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
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
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

增修登州府志

卷六十九

補遺下

一

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甫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齊之西鄉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日陽主
祠之朶六曰日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
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
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
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始皇出游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
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
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自琅

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杲見巨魚射殺一魚

漢武帝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壇高望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祀蓬萊三年春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天漢二年春行幸東海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杲浮大海山稱萬壽政和四年正月幸東萊臨大海還幸泰山修封

宣帝祠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改元神爵祠之杲山於腫成帝卽位罷之杲等祠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二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擊胡鹵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唐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煙霧蒙籠人衆填雜若市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伸悉無所觀惟拾得青黛數十許人不敢用而施之浮圖

宋時沙門島罪人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

馬默知登州建言除之著爲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貸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後各生男女

自警編

山東考古錄云寰宇志秦始皇登勞成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成山誤也勞成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成山古字通用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三

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杳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成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海上諸山形勢殊異者其來脈往往被人鑿斷不則以石劔鎮之如寧海之幽谷村馮家集青島家稱爲吉壤而來脈俱已發掘海陽招虎山西泉社有石劔

插地文登銀子芥及崑崙山東之崗山皆有雙石劍
銘詞雖已剝落而崗山石劍尙有八分書司馬二字
依微可辨寧海歸仁湯泉南亦有石劍又黃壘河泊
子村西有雙石劍與湯南之石劍遥遥相望皆半埋
於地亦不知昉於何時按刀劍錄晉武帝造刀八千
口皆銘曰司馬石劍有司馬字或卽晉人所爲歟劍
鎮山川古多有之陶隱居所錄如秦望山峨眉山劍
口山嵩阿伊水之類然皆以銅爲之此獨以石爲之
又何說歟斬掘山川非興徒眾不可石劍亦倉卒難
增修登州府志卷九補遺下

四

成非奉朝命誰敢造此惜史書不載莫可推尋耳
登州多山崖嶺沙水之間往往產金隋牟州刺史辛
公義於棲霞金山開坑冶鑄得黃銀獻之歲以爲常
唐貞觀初亦於東牟沙汰黃銀宋天聖中登萊採金
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勵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
則背本趨末者眾不宜誘之慶厯六年河北京東地
震登萊尤甚胡宿上言二州并置金坑多聚民以鑿
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歲入幾何小利而
大害可卽禁止以甯地道明年夏竦讒石介爲富

往登州結金坑數萬人欲作亂景祐元年登萊饑詔
弛金禁聽民采取俟歲豐復故皇祐中更大發四方
游民往登萊掘地采之元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
宗以漏籍民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金并建金山府
設六所以總其事令金戶每戶歲輸金四錢民皆買
金以輸官稍忤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
泉而後止齊乘云隋唐以來皆守土官采以充貢爲
數不多未見其害今則編戶置官歲定金額有增無
減三時沙汰僅得分毫名曰淘金實則買金鑄納戶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五

漸逃亡官復侵剝大約金戶一家之賦當他戶三倍
之多又指以金苗鑿地人居宅墳隴皆所不免而
民不勝擾矣辛公義作備可無誅乎明初徐達下山
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
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銀礦者帝曰土地所
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
之賊也其後礦議漸興各處開采設有歲額世宗復
諭閣臣廣爲搜訪以助大工於是公私交驚礦利天
下漸多事矣萬厯間奸民屢以礦利中上心二十四

年命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無地不開山東則濟南
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以陳
增督之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馬清言文登礦
皆命偕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橫索民財陵
轅州縣二十五年增劾福山知縣章國賢阻撓開采
詔逮下獄有司恤民者皆罪之暴橫日甚往往富家
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以爲下有礦脈率役
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帝皆縱不問民不聊
生較元爲甚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今諸山中坑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之九

補遺

六

塹纍纍皆增所爲已閱二百餘年至草木不生礦脈
之竭地脈之損可概見矣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能雕塑神像梓人生
七八歲資性聰警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
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厯知登州
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焚之
火方息而虎至彌耳帖尾隨行入城至庭下伏不動
梓人杖之百而舍之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
遂逮梓人下刑部治之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屍家人

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以聞逃出云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

復見云

庚巳編

詩旱魃爲虐傳云旱神也山海經載黃帝征蚩尤尤作大風雨帝召女魃止之神異經言南方有人長二增修登州府志

卷六

補遺下

七

三尺袒身自在頂上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又曰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卽消此皆誕語不經然未聞有人死爲魃者濱海曠野每歲旱輒於新坵視土微溼卽以爲魃乘夜聚眾數百掘墓開棺磔其屍碎其首值天雨屍主固無辭不用羣小議和卽息此真惡俗夫開棺見屍律有明文乃相沿成習甚至誑誘鄉愚陰泄私忿實難姑贖所望耆老日與鄉人明白指陳值歲早有聞卽爲沮止官長痛加示威令周知誠愚民之厚幸也

東坡十月登丹崖山禱海市於廣德王廟
見咸驚嘆以爲奇異然聞之海濱老人海市
夏若秋冬之間天氣和煦遇東南風亦聞有之
所見未爲不經

郡城東南羽山有龍自天而下一時力田之人多聚
觀之旋入石壁人從其尾割肉旋割旋縮其肉似魚
而理猶土人有食之者

河閒紀昃嘗至登州觀海市過一村塾小憩見案上
一舊端硯背刻狂草十六字曰萬木蕭森路古山深
增修登州府志卷九補遺下

八

我坐其閒寫上堵吟側書惜哉此叟四字蓋其號也
問所自來塾師云村南林中有厲鬼行者遇之輒病
一日眾伺其出持兵仗擊之追及一墓而滅因共發
掘於墓中得此硯吾以粟一斗易之也案上堵吟乃
孟達作是必勝國舊臣降而復叛敗竄入山以死者
但不知爲何許人耳

東海中有半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水至則
毛起潮去則毛伏又蛟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腹尋
復出又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尺方員名曰鱗魚

頭目處所內無臟眾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煮食之

張協七命萊黃之鮎李善注云鹽鐵論江湖之魚萊

黃之鮎不可勝也東萊郡有黃縣說文鮎海魚也

文選

宋立本黃人爲行商無子宋紹興間往昌樂途遇小兒可六七歲遂收育之名神授兒性警敏能作大字篆隸草書後二年至章邱逢一胡僧指兒謂之曰爾何處拾來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方尋見之久留定掇大禍於是索水噴喚立化爲小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九

朱蛇盤繞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卽躍入其中淮

東鈐轄王易之親睹厥異

夷堅志

黃縣萊山延光月主真君襲秦爵封歲時凶荒災咎禱之卽應至元三十一年民有杜春者誣告兄子廈兒年方稚歲被人縊死縣主簿張德成燕山人遂將兵臨屍拘集鄰里簡視屍骸是非難剖恐逮無辜具情表聞真君之前不旬日爰於外戚曲氏附體口傳實叔杜春縊死兄子當堂審問從實招伏

萊山靈驗記

黃縣廬山延真宮內有池在聖母殿前紹聖四年十

二月夜大寒池水凝合黎旦視之冰中有色纍纍若貫玉皆成物形細瑣不可殫數其間層級隱映爲佛塔爲香爐者狀形明察又延真座側生異草細莖柔蔓縈紆詰曲覆被神像上引梁棟旁緣壁堵蔥蒨鬱鬱鬱歲始枯

黃縣土鄉城西有故元鄭將軍祠相傳卽其殉節處畫像在壁年約四十餘面微赤無鬚戎裝左右甲士侍立生氣勃勃入廟者履其地空洞有聲或謂其元

在下云

縣舊志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十

黃縣城北十里有苗光儀墓二十里有八王墓石獸高丈許又同治七年鳳凰山北麓陷一古墓墓門甚高大土人旋掩之皆不詳何代其城西南二十里有康王墓志以爲齊康公墓按康公墓在之果山上且康公亦未稱王何得訛爲康王蓋宋金分據南北一水可通故金設重兵於登州以防海道勦滅大臣久鎮海疆因家於此者正復不少雖史傳缺略而古蹟往往而是此諸王之墓所由來與

黃縣桑島有居民數十戶一名胡家莊咸豐十一年

秋民避難於島者且十萬人島中之地多無水時難民於窪處掘之輒得甘泉寇退人撒冰澗始故島有石刻云竈有三千口內藏十萬人不知刻於何年疑爲前代避難民所刻也

黃縣民姜柱國咸豐十一年被捻匪戕於坑家有犬守其屍不去匪退後鄰媪經過坑旁犬搖尾迎之因識爲柱國屍也迨其子尋父屍鄰媪指示其處犬仍在焉眾目爲義犬

福山哈嶼寺舊藏瓦蟾腹鑄漢建武元年製方圓五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十一

寸許古色不可以物狀老僧慧庵常言明時卽墨周君讀書方丈愛此而以銅鼎易之抵家置几席閒書寢見其自移席外因懼送還于七之變大兵搜山至寺以爲銅器懷出僧告之爲瓦器兵不能辨乃以觸石碎焉

福山縣西南五里有巨塚二土人呼爲留公塚亦不詳何人耕者往往得琉璃甌具有古色

乾隆年間棲霞河北村農人荷鋤於田遙見一物長尺許狀類守宮背生鱗甲光彩瑩然行水上往來甚

捷農人大駭伏草閒伺其旁舉鋤揮之應手而斃邑
令王楠命昇至縣觀者甚眾皆莫識或曰蜈也蛇與
雉交遺卵於地所生其物猛能齧人案廣韻云蜈水
蟲似蛇四足能害人卽此物也

棲霞城北四十里泮橋鋪明正德閒耕者得石刻曰
宋比部王公之墓又楚留村有黃翰林墓草埠村有
黃御史墓皆不詳何人至城西北有黑王相公墓縣
志之王德用嘗宦於此後人思之葬衣冠以祀殊附
會

增修登州府志

卷五

補遺下

三

萊陽城南有任風子墓昔有掘冢盜夜欲發之窆穴
方尺餘鍬錘不得下俄有五色異蛇縱橫盤據其上
羣盜驚散後無有敢發者

成化閒萊陽生員劉啓病卒妻子氏自縊旣葬其父
日夕哭奠於墓一日晡時父復往哭見啓夫婦迎跪
父忘其死言笑如平生旣而泣拜曰願父珍重兒等
從此永別矣言訖不見

文登柘陽山有龍母廟相傳山下李姓妻郭氏汲水
河干感而有娠三年不產一夜雷雨大作電光繞室

產一物倏忽不見自是每夜來就乳狀如巨蛇
上有麟角怪之以告李李候其復來飛刃擊之騰躍
而去似中其尾後郭氏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塞
人遙望一龍禿尾旋繞山頂及晴見冢移山上墓土
高數尺後每見年卽豐土人構祠祀之有柘楊寺僧
取龍母墓石風雨大作雹大如斗寺週圍里許二麥
盡傷獨龍母廟花木皆無恙

文登令李敬迎母祿養性至孝昕夕不敢離設兩榻
相連候母寢乃寢一夕秋雨甚令夢中聞門外呼起
增修登州府志卷九補遺下
視闐然復寢又呼之云不出禍且及母令驚負母趨
出屋傾梁折兩榻俱碎

明文登進士林起元任南宮令數月城陷母妻遇害
起元以黃冠隱去其二子年未及齒老婢楊氏以計
脫之轉徙顛越卒得歸里後三十餘年有道人李一
壺者見起元寓華山長子森挈老僕急往物色之有
一道人龐眉鶴髮老僕注目熟視道人驚問森泣語
以故道人云吾萊州人柏姓滄桑事變如爾父者多
矣且爾父旣去斷無歸理汝勿徒自苦也老僕旣不

識者後不知所之

靖海衛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遣地主金嫗赴塋欲乘未葬爲難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某家不能育賽氏當世科第天啓之也言已忽不見及天曉嫗乃在海港中覓路至塋所則旣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但有仕宦者以千金爲

增修登州府志

卷六

補遺下

古

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塋前有二炬繞行玉絃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乙酉元旦復然玉絃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明御史樂安成勇崇禎中以疏救黃石齋

道周譴戍鼎

革後隱寧海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中有人僵臥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起曰侯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叔山赴西

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蘿石沈宙泉二公
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
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云成公正人顧嘗疑
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聞曰昔沈公疏論
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妄矣道
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爲
幸長生何爲道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
二公候公言畢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
無疾而逝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五

天啓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耆德爲鄉黨所推
重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啓之有女幣釵釧爲徒
瘞北城隍下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曰
濱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
北屋城隍委予之靈他姓非然自是劉以竹漿施病
者輒愈後生六子衣冠繼世

文登城北香巖寺銅佛忽自汗流被面至膝一日乃
止又有塔影見西門外北濠中又城南廣教寺有鐘
在土內甚深掘而起之不可得土人有北寺塔影南

寺沈鐘之說

雍正初年威海衛火前村大雨有龍鬪空中雨霽
某者於山中得一物大如箕圓如鏡晶瑩如玉或謂
此龍鱗也

威海衛黃泥溝海口有一怪魚上岸形如犬腹如鼈
尾長六尺背負一小魚長七寸四面皆脊或謂以小
螯大不勝其痛故奔岸上云

乾隆丙午文登西北鄉有鰥居于姓者家極貧傭劉
姓家得錢八千爲子娶婦婦入門不見翁問之其子
增修登州府志卷之九補遺下

十六

泣告以故婦悽然曰吾箱中幸有金可償之其子欣
然去無何婦聞窗外語曰劉家必見金方許而翁還
婦隔窗以金付之既而其子歸婦曰已取金去翁何
不來其子以婦爲誑已也恚而出及歸婦已自縊矣
乃奔告其父浮厝於門前隙地是夜大風雷雨震異
常及雨止父子聞叩門聲出見其婦大驚婦曰兒死
如夢聞霹靂聲有一老人扶兒出穴指示歸幸勿訶
也天明村人知雷劈新婦冢皆往觀見有物蹲墓前
視之則村中張二也身已焦爛一手尚存于冢婦至

手忽伸則金在焉遠近快之

池北偶談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稅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曰磾四十五代孫永遷縣之叢家峴家焉遂以爲姓至今科名甚盛按文登先有叢家峴而永始遷之則叢氏不盡爲永後可知舊縣志遂謂日磾墓在縣北四十里此與于定國墓謂在縣北崗山下皆附會而不知其支離也

秦東門天盡頭訟獄公所諸石刻相傳秦始皇東遊成山李斯所篆明時上官索取吏胥印搨民被其擾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七

沉諸海中今無有矣

齊乘東齊于氏皆斥山望也欽之曾大父端叔府君自斥山徙昌陽大父君瑞府君其仲子也又自昌陽徙益都先考禮部公嘗命欽攷斥山于氏所出欽對曰按氏族畧于氏本周武王子邗叔所封之國在河內邗城子孫以國爲氏去邑爲于後魏時有自東海隨拓拔徙代改爲萬紐于孝文復爲于氏又有淳于姜姓之後唐避憲宗嫌名亦爲于氏此鄭文之說也然史記文王伐邗

在野王縣西北

書大傳正作于于蓋古諸

侯之國非始於邗叔也又夏相時于夷來賓于欲
九夷于夷其一也或卽嶠夷之轉或于國之裔有秦
海濱而君長東夷者何其族之蕃而世之衍也斥山
之于祖此爲的先君領之

康熙庚午文登文山東麓農人耕田於古墓內得五
銖錢無數或云並有金帶香爐等物今其墓不可考
矣咸豐閒福山牟城懸崖忽陷得半兩錢數十萬

張公陳武爲文登營副將時承前副將葉某不道之
後營兵悍不奉法以譁噪爲常公抵任未幾有無賴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遺下

六

十許人倡亂其黨因醉洩謀時已二鼓公率親丁往
偵之羣兇方歃血叱之皆鼠伏室內不敢動公命縛
之次日集弁卒叱曰余結髮從戎身經百戰汝曹豎
子何能爲遂於庭前距躍高過轅門復解衣示眾創
痕般般眾皆咋舌乃各重捶之自是營伍輯服

文登孟永言其父客死京師永言將迎柩而目盲後
十餘年其叔卒於遼叔之子往輿父櫬永言因破產
囑其迂道入都代致父骨弗許永言涕泣匍匐赴都
閱月始達得父骨裹諸囊將負以歸鄉人來弔永言

設食以待夜深送客出門忽見星斗心甚駭異
就道見行人往來惟面目稍模糊而已既抵里葬畢
目疾若失

文登黃光燦年十三值母病革百里外匍匐延醫醫
言調治必需人葭光燦不知葭爲何物詢諸人或給
之曰人耳也那可得光燦乃以利刃自割其耳持告
其父曰母病可療矣鄰里聞之莫不驚惻

明末闖賊陷京師分賊黨君子營署官各省邢某令
文登不一月萊陽鄉宦宋璜起義兵討賊遣數騎詣
增修登州府志

卷九

補書下

九

縣斬僞令於南城隍下相傳邢某善術數預知死日
云

榮成崗山寺石佛一尊高七尺餘相傳來自湧佛山
初山峽中有葛甚茂婦人採之次日復茂又採之則
更茂異而拔其根見石佛自地中湧出婦因告於眾
眾趨視果然禱曰願將法像供黃科寺百夫舉之不
動又禱曰願將法像供崗山寺數十人舁之走如飛
至仙人溝南岸日暮溝寬難渡眾遂散次早視之已
有碎石壘成橋佛乃渡焉因名爲仙人橋

成山有松大者尺許小者數寸蝟毛森張枝幹盤糾
其根如鐵土人不解珍惜或縱火燒之拳曲駁蝕愈
覺可愛移置盆盎清照几席趙秋谷持贈查夏重曾
極賞之